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王丽英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八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主 编

曲枫，聊城大学北极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分别于吉林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荷兰莱顿大学获考古学硕士学位。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包括北极考古学和民族志学、北极环境史、宗教人类学等。



副主编

[德]迈克·克努佩尔，聊城大学北极洋研究中心教授，汉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民族学、东方语言学、宗教史和阿尔泰学等。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王丽英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八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目 录

卷首语

脆弱性与复原力：北极原住民语言的可持续性.....	曲 枫 /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 8

考古学与环境史

环境变化与北阿拉斯加原住民语言的可持续性.....	
.....尼古拉斯·J. 里奥 西格瓦娜·梅根·托普科克 妮可·卡纳尤拉克 詹姆斯·N. 斯坦福 大卫·A. 彼得森 林赛·J. 惠利 (高文丽译) / 3	

语言人类学

当代鄂温克语 (通古斯语) 的方言和书面标准.....	
.....亚历山德拉·拉夫里耶 (刘婷婷译) / 35	
混合身份与土著语言的可持续性：对库页岛语言接触与 (新) 殖民实践 的反思	
.....娜杰日达·马蒙托娃 (张丽红译) / 48	
锡伯语指示词 sekei 和 tere 的异同	
.....王海波 / 77	
数字人文视域下北欧国别术语提取与汉译研究.....	
.....张子宪 / 91	
中国鄂温克语和俄罗斯鄂温克语使用的非线性特征及发展趋向.....	
.....金 洁 / 101	

近北极民族研究

遗忘与延续：哈木尼干鄂温克人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研究.....	
.....朝克赛 / 115	
真实的原始人还是帝国的民族？ ——1930 至 1940 年代日本学者民族志中的满洲鄂伦春人.....	
.....孙晨杰 / 127	

驯鹿人的生计选择：基于《敖鲁古雅》的舞台展演 张祖群 / 142

仪式与风俗

达斡尔族萨满祭祀“罗斯”（龙神）仪式的田野考察

——以 2012 年祭祀伊敏河为例 萨敏娜 / 159

作为宗教与医疗实践的当代图瓦（新）萨满教

..... 瓦莲京娜·I. 哈里托诺娃（王俊铮 王 帅译） / 177

满族石姓“萨满”产生形式的思考 石光华 / 201

阿伊努研究

格哈德·胡博遗稿中的阿伊努资料 迈克尔·克努佩尔（赵立霞译） / 213

阿伊努语的句法结构和助动词句 佐藤知己（邓 羽译） / 220

前沿观察

构建精神全景：非洲南部桑人岩石艺术中的秩序与无序

..... 大卫·路易斯-威廉姆斯 大卫·皮尔斯
(赵子莉 孙宇洋译 徐 峰校) / 236

书评

畜粪为何如此“芬芳”？

——推介一部为畜粪立传的著作 斯 仁 / 289

学术动态

黑龙江省赫哲族研究会 尤文民 / 299

《土耳其语和蒙古语研究暨 G. 克劳森爵士和塔拉特·特金贡献》会议

学术总结 迈克尔·克努佩尔（姬荣连译 王丽英校译） / 303

征稿启事

《北冰洋研究》征稿启事 / 312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 313

CONTENTS

Preface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the Sustainability of Arctic Indigenous Languages	Qu Feng /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co-editor / 8

Archa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Northern Alaska	Nicholas J. Reo, Sigvanna Meghan Topkok, Nicole Kanayurak,
	James N. Stanford, David A. Peterson and Lindsay J. Whaley
	(Translated by Gao Wenli) / 3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Dialects and Written Standards of the Contemporary Ewenki Language (Tungusic)	Alexandra Lavrillier (Translated by Liu Tingting) / 35
Hybrid Identities and Indigenous Language Sustainability: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Contact and (Neo-) Colonial Practices on Sakhalin Island	Nadezhda Mamontova (Translated by Zhang Lihong) / 48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emonstratives <i>sekei</i> and <i>tere</i> in Sibe	Wang Haibo / 77
Research on Extraction and E-C Translation of North Europe Terms: A Digital Humanities Approach	Zhang Zixian / 91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Evenki Dialects in China and in Russia	Jin Jie/ 101

Studies of Near-Arctic Peoples

Forget and Continue: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Khamnigan

Evenki Chogsain/ 115

Primitive Authenticity and Imperial Nationalism: the Japanese Ethnography of

the Oroqen People in Manchuria in the 1930s—40s Eric Senkit Suen/ 127

Reindeer People's Livelihood Choices: Stage Performance Based on “Oruguya”

..... Zhang Zuqun/ 142

Ritual and Custom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eremony of Sacrifice to the Dragon Spirit “*los*”

among the Daur Shamans —A Case Study of the Yimin River Spirit Ritual

..... Sa Minna/ 159

Tuvan (Neo) Shamanism as a Religious and Healing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World

Valentina I. Kharitonova (Translated by Wang Junzheng and Wang Shuai)/ 177

Thoughts on Inheritance Forms of the Manchu Shi Clan’s Shaman

..... Shi Guanghua/ 201

Studies of Ainu

The Ainu Materials in the Estate of Gerhard Huber (1896—1978)

..... Michael Knüppel (Translated by Zhao Lixia)/ 213

Ainu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Auxiliary Verb Construction

..... Sato Tomomi (Translated by Deng Yu)/ 220

Frontier Observation

Constructing Spiritual Panoramas: Order and Chaos in Southern African San

Rock Art Panels J.D. Lewis-Williams and D.G. Pearce

(Translated by Zhao Zili, Sun Yuyang and Xu Feng)/ 237

Book Review

Why Does Livestock Manure Smell So “Fragrant”?——Review of “A Study on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of Livestock Manure Management in Inland China”.....	Si Ren/ 289
---	-------------

Academic Events

Hezhe Ethnic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You Wenmin/ 299
Conference Summary of Turkish and Mongolian Studies. Sir G. Clauson and Talat Tekin’s Contributions	
..... Michael Knüppel (Translated by Ji Ronglian and Wang Liying)/ 303	

Call for Submissions

Call for Submissions: <i>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i> (Chinese).....	/312
Call for Submissions: <i>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i>	/313

语言人类学

当代鄂温克语(通古斯语) 的方言和书面标准^{*}

亚历山德拉·拉夫里耶^①
(刘婷婷译)

摘要^②: 鄂温克族跨居中俄蒙三国，中国的鄂温克族与俄罗斯的鄂温克人、蒙古国的哈米尼干人文化同源。鄂温克族是西伯利亚最分散和最多样化的民族，他们以小群体聚居的形式生活在北冰洋至阿穆尔河、叶尼塞河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土地上，从邻近民族那里借用了各种文化元素，包括语言元素。本文将鄂温克语作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鄂温克族的概况，然后分析探讨了鄂温克方言的使用、方言分类、口语思维的持久性、文学性的书面鄂温克语的发展历程及现状，最后总结出当代鄂温克语仍处在演变过程中，一方面鄂温克方言仍然非常活跃，口语思维根深蒂固，俄语已成为民族间交流的语言，双语语言创新正在形成；另一方面，书面鄂温克语构思欠佳、传播不力，导致各个鄂温克群体都难以理解，从方言到书面标准的过渡还远未实现。

关键词：鄂温克语 方言 书面标准 游牧民族 语言创新

作者简介：亚历山德拉·拉夫里耶，法国巴黎萨克莱大学环

* 本文译自 Alexandra LavRillier, 2005. Dialectes et norme écrite en évenk contemporain (langue toungouse). Les langues Ouraliennes aujourd’hui. Approches linguistiques et cognitives, vol.340, pp.443—446. 感谢期刊与作者授权翻译。

① 1994年至2002年期间，我对雅库特南部和阿穆尔地区的鄂温克族进行5年的实地考察，包括对游牧群体进行了4年多的跟踪调查，使我能够学习多种鄂温克方言。因此，本文将主要基于我的实地考察数据。

② 摘要和关键词由译者补充。

境、文化与北极研究院副教授，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

译者简介：刘婷婷，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法语语言文化及翻译研究、法语国家及地区区域国别研究。

鄂温克族在俄罗斯约有 30000 人^①，在中国约有 34000 人，在蒙古约有 1000 人（也称为哈米尼干人，蒙古化的鄂温克部落）。从语言学的角度，他们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支系。应用该分支语系的民族，不仅有满族（除部分西伯利亚人之外，其余已被汉化），还有通古斯族（更确切地说，是在苏联文学中更广为人知的鄂温克族），拉穆特人（或埃文人，17200 人），涅吉达尔人（622 人），乌尔奇人（3173 人），奥罗奇人（912 人），乌德盖人（2020 人），鄂罗克人（179 人），那乃人（以前称为 Goldes，俄罗斯有 12023 人，中国东北三省有 4200 人——1989 年人口普查）。

鄂温克族在其他西伯利亚民族中占有特殊地位。确实，他们以拥有最强大的萨满而闻名。我们正是从他们的语言中得到了“chamane（萨满）”这个词。在探索西伯利亚的过程中，人们更喜欢选择鄂温克人作为向导，因为他们对环境的了解和适应能力都很出色。他们也享有西伯利亚“最佳猎人”的美誉。

鄂温克族可以说是西伯利亚最分散和最多样化的民族。他们以小群体聚居的形式生活在北冰洋至阿穆尔河、叶尼塞河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土地上，从邻近民族那里借用了各种文化元素（包括语言元素）。鄂温克族大多是驯鹿牧民，他们以驯鹿作为主要交通工具，以狩猎和捕鱼作为主要谋生手段。只有在饥荒或某些祭祀时才会宰杀家养驯鹿。

17—19 世纪之间，俄罗斯人开始定居在鄂温克人的土地上，向他们征收毛皮税，并试图将他们基督教化。这时，东正教的圣像与萨满教的神像一起出现，人们开始使用基督教的姓名，但直到今天，基督教仍未真正渗透到鄂温克原住民的思想中。

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苏维埃政权真正建立起来，没收了家养驯鹿，开办了国营农场，并伴随着社会定居化趋势，建设了第一批村庄。

^① 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人在汉译中常被称为埃文基人。本文统一使用“鄂温克”一词，译者注。

然后，在游牧营地开展的“全民扫盲”运动中，鄂温克人被教授俄语和文字。孩子们被系统地安置在寄宿学校，并被禁止说鄂温克语，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书面鄂温克语^①（20 世纪 30 年代基于伊尔库茨克地区方言人为创制的文学语言）的教学开始了。

20 世纪 50 年代，年轻的鄂温克人被派到圣彼得堡的北方民族研究院^②，成为第一批本土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成为作家或民俗学家。他们是书面鄂温克语最积极的捍卫者。尽管他们努力将这种文字形式的鄂温克语强加为区域群体间交流的语言，甚至作为唯一的语言，但当今的鄂温克语仍然非常方言化，似乎想要抵制标准化；此外，口头语言在说鄂温克语的人的思想中仍然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不同地区有所变化，具体取决于他们是来自泰加亚寒带针叶林的游牧民、乡村的行政人员还是城市的知识分子。根据地区不同，泰加针叶林游牧民群体占比 30% 至 70% 不等。由于需要跟随家养驯鹿和猎物迁徙，他们很少在同一个营地停留一个月以上，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 16 岁时就辍学了。通常几个营地都驻扎在同一个村庄周围，因此乡村里的鄂温克人与泰加针叶林鄂温克人会形成一种近亲关系。乡村里的鄂温克人靠劳动收入、狩猎和偶尔的采摘为生，其中一些人在义务教育之后会继续学习一年或两年。城市聚居区中汇集了来自不同地区的鄂温克人，他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没有与大自然有关的活动。

一、鄂温克方言的使用

与其他西伯利亚语言不同，鄂温克语远非一种濒临灭绝的语言。官方数据显示有 30% 的使用者，但实地调查表明，根据族群的不同，鄂温克方言实际使用率从 5% 到 90% 不等。尽管学校里教授书面鄂温克语，但在那些早已放弃传统生活方式的群体中，方言往往会完全消失。我们还在一些鄂温克群体中观察到文化融合的现象：例如，一些游牧的鄂温克族群最近被雅库特化了。他们只说雅库特语，仅仅保留了与狩猎和驯鹿饲养相关的鄂温克词汇；只有少数长者能够流利地说这两种语言（鄂温克语和雅库

^① 鄂温克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日常生活中，鄂温克人用口语形式对话，译者注。

^② 该研究院成立于 20 世纪 20 年代，旨在培训西伯利亚的土著青年。自开放后，叶尼塞地区的鄂温克人就在那里学习，但直到后来，东部地区的鄂温克人才进入那里。（Vasilevič, 1969: 759—762）。

特语)。

如今保留方言最完好的鄂温克人聚居在雅库特南部、阿穆尔州、萨哈林岛以及布里亚特的一些村庄。然而，方言保留最完好的是泰加地区的游牧民族，而不是定居在乡村和城市里的居民。在这些地区，语言和身份密切相关，那些不懂鄂温克语方言的人被称为 *lu:ca* (俄语)，这可不是赞美之词。在泰加地区，鄂温克语几乎是唯一语言，而在村庄中，鄂温克语和俄语双语盛行^①。事实上，当游牧民在村庄时，他们更喜欢用俄语表达；乡村的年轻人大多能够很好地理解鄂温克方言，但不敢用这一母语回答，因为担心自己的俄式口音会被嘲笑，这种情况时常发生；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孩子离开村庄里的学校前往泰加针叶林地区，他们的鄂温克方言通常比俄语说得更好。最后，在村庄里出现了语言创新，主要是由年轻人用鄂温克方言表达无法翻译成俄语的内容，因为这是鄂温克文化所特有的。除了在俄语讲话中使用现有的鄂温克语表达方式进行语码转换外，还创造出了混成词。这些词汇有以下几种构成方式：

一或者是俄语词根加上鄂温克语词缀。例如，动词“重复”的命令式 *povtori-kèl!* (*povtori-*= 俄语动词词根 +*-kèl*= 表示单数命令式的鄂温克语后缀)，单词“烛台” *svečka-ruk*, (*svečka*= 俄语“蜡烛” +*-ruk*= 表示“包含某物”的鄂温克语后缀)。

一或者是鄂温克语词根加上俄语词缀。例如，动词不定式“在驯鹿中超越某人” *suptèderè-vat'* (*suptèderè*= 鄂温克语动词词根 +*-vat'*= 俄语未完成时不完成式的标志)，或带有感情色彩的单词“驯鹿宝宝” *èηneken-ok* (*èηneken*= 鄂温克单词 +*ok*= 俄语中动物幼崽的情感后缀)。

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创新，俄语成分和鄂温克语成分互相交错，例如 *povtori-dere-vae!* “他不断地重复！” (*povtori-*= 俄语动词词根 +*-dere-*= 表示动作频率或连续性〔未完成时的〕的鄂温克语后缀 +*-vae*= 俄语动词的标志，第三人称单数)。

这些创新既用于俄语口语中，也用于鄂温克语口语中。它们有助于弥补俄语在某些领域（如驯鹿饲养或狩猎）的不足，或者丰富表达方式。此外，

^① 鄂温克语是游牧狩猎者的语言，对城市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差；有一些词汇是从俄语转化而来的，用于表示借用对象。例如，*tèrèpké* 来自俄语 *trjapka*, “碎布，抹布” 等词汇。借用对象的名称因时代而异：七十岁以上的人会说 *ičepvupki* (“某人看”)“电视”，而其他年代的人则使用俄语单词 *televiser*。

某些语言创新有时会让外来者无法理解。但通常，这些创新只是出于娱乐或幽默的目的。在五年的实地研究中，我注意到许多这样的创新，也计划更系统地开展研究。

由于这些语言现象的多变性，目前很难对其进行分类；也许可以将它们看作是洋泾浜化的征兆。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独特的创新，这种差异似乎是一种身份参照。例如，Iengra 村（雅库特南部）的鄂温克人使用创新词 *na:ma-derè-vat'*（“给驯鹿装鞍”），(*na:ma-*=鄂温克语词根“骑行鞍”+*derè-*=鄂温克语未完成时后缀+*vat'*=俄语动词未完成时不定式的标志)。而他们的邻居，来自 Ust'-Njukža 村（阿穆尔州）的鄂温克人，使用创新词 *na:ma-č-et'* (*na:ma-*=鄂温克语“骑行鞍”+*-č-*=鄂温克语动词的标志+*et'*=俄语动词不定式的标志) 来表达相同的含义。

二、鄂温克方言的分类

人们通常认为，鄂温克方言有三大类，即以 S、Š、X 或 H 的发音来定义。然而，这种分类法经常被质疑，人们更喜欢说 51 种公认的不同方言。^① 实地调查表明，按地区划分发音的分类并不准确，而且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各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S, Š, X 或 H 的发音；例如根据不同的方言，“他躺着”，会被读作 *sukladerèn*、*šukladerèn*、*xukladerèn* 或 *hukladerèn*；2) 音节甚至音素的细微变化；例如，根据不同的方言，“老鼠”这个词会被读作 *cιŋerikan* 或 *tēpērikan*，“幼鼠”这个词会被读作 *cιŋkērē* 或 *ceŋkirē*；3) 同一词汇的不同含义；例如，根据不同的方言群体，“kolbo”这个词可以表示有顶棚的空中楼阁，也可以表示一根柱子，还可以表示一个小型的空中平台；4) 外来词的来源；例如，在叶尼塞的鄂温克人中，“刀”“面包”“剪刀”等词来自塞尔库普^②，而在斯塔诺夫山脉^③的鄂温克人中，借用对象是来自俄语或雅库特语的词汇；5) 最后，在一些后缀上，主要是动词后缀；例如，为了说明他们的方言差异，受访地区的鄂温克人说：

① 请参阅 Vasilevič 1958: 645—663 和 Bulatova-Grenoble 1999: 3。

② 南部萨摩耶人，叶尼塞鄂温克人的邻居。

③ 连接雅库特南部和阿穆尔地区鄂温克族的山脉。

“我们说 -rin，他们说 -ča。”而这些差异被视为重要的身份标志，就像节日服装上多样化的图案一样，能使人们一眼就辨认出一个人的出身。此外，在谈到他们自己时，鄂温克人经常说：“我们鄂温克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小型的异族通婚社会显然热衷于尽可能地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因此在其内部界定了一些群体和子群体，也许这样做是为了促进联姻^①。

方言的密度有时非常高：例如，仅在 Iengra 村（雅库特南部），就有四种不同的方言^②。虽然方言之间的差异乍一看很大，而且不同地区的鄂温克人声称根本听不懂对方的话，但是我们观察到他们只需共处三天时间，就能相互理解对方的话。

事实上，在鄂温克方言中，甚至在通古斯—满语之间，共同词根的词汇是很多的。任何人只要很好地掌握了语言的结构，以及一些补充词汇，就可以理解许多鄂温克方言，甚至可以理解其他通古斯—满语。据消息提供者介绍，以前人们会教孩子一些必要的知识，以便他们能够理解邻近族群的方言以及过去经常遇到的其他民族语言。时至今日，孩子们仍在接受有关其他群体方言的教育。多语言传统由来已久。过去，在俄语成为主导语言之前，斯塔诺夫山脉的大多数鄂温克人都会说汉语、雅库特语和埃文语。如今，那些已经掌握三种语言（鄂温克语、雅库特语和俄语）的长者，也懂得鄂温克语的几种方言。至于年轻人则会说俄语，最多讲两种鄂温克方言。

我们注意到，使用多种鄂温克方言的人（通常是以鄂温克语为母语的记者、民族学家或民俗学家，如 G. I. Varlamova、A. N. Myreeva 或 L. A. Alekseeva），很容易理解其他通古斯—满语，如埃文语、那乃语、涅吉达尔语和乌德盖语。这些专家承认，他们必须首先构建一种抽象且系统化的语言解码网格。

相比之下，那些只接触一种或两种方言的鄂温克人承认他们不懂其他方言。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没有一个系统化的认知，尤其是他们不再掌握其语音结构的隐性表征：他们专注于发音，这会导致一种认知障碍，一个简单的语音变化（如“他工作” *xavalderèn* 而不是 *avalderèn*）可能会让他们完全分辨不清。

^① 鄂温克人不仅根据居住地、游牧的泰加地区和河流、氏族名称、俄罗斯姓氏、母系和父系亲属关系、联姻来区分，而且也根据方言来区分。

^② 1958 年，苏塔姆河、戈纳姆河、阿尔丹河和京普通河的鄂温克族群聚集在这里。

三、口语思维的持久性

在实地调查中，绝大多数鄂温克人承认他们不会写鄂温克语，我观察到他们在一篇文章中每次用不同的拼写方式写同一个词。我还注意到他们阅读书面鄂温克语非常困难，无论使用哪种方言转写；然而，当我大声读出单词时，他们都能理解。这个问题也是认知方面的：说鄂温克语的人对自己语言的表述是排斥书面文字的，他们完全无法想象自己的语言以书面形式出现。这似乎是令人惊讶的，因为鄂温克人不仅非常喜欢阅读俄语，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在课堂上学习过书面鄂温克语，因此，他们应该认识字母表。另一方面，我经常听到鄂温克学生在看到我的备忘录时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你没有记忆吗？”^①

然而，固定书写的理念似乎开始深入人心。例如，我们看到很多人开始用鄂温克语写信，虽然拼写并不严谨。同样，尽管传统上歌曲的歌词是即兴创作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看到了带有固定书写文本的鄂温克歌曲的出现，然后由大家传唱^②。

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以自己的方言为中心的口头语言观念在鄂温克人中持续存在。他们珍视自己的差异，将其视为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重要身份标识。最后，由于引入俄语作为不同方言的鄂温克人之间的交流语言，导致个人使用的方言或语言数量减少，他们以前所处的语言环境已经大大弱化了；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对语言结构的理解不再像以前那样发展了。除了少数知识分子之外，对他们来说，现在方言的水平已经成为相关水平，而不是包含方言差异的语言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性的、标准化的书面鄂温克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四、书面标准

鄂温克人过去习惯在路上留下标记（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以便向

① 同样，在泰加针叶林地区，我的绰号是 dukuvkibèe，意思是“不断写作的人”。

② 固定文本的口头传统（神话、传说、童谣和谜语）正在消失。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一系列鄂温克语的苏联宣传歌曲。有关鄂温克人当前音乐传统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Lavrillier 和 Lecomte 2002 年的 CD。

后面经过的人传达各种信息，这被认为是书写的开始。^①这些留在路上的标记通常用通用术语 *ilken* 来指代，这也是当代原住民报纸的标题。

虽然鄂温克语（涅尔琴斯克方言）的第一个语法可以追溯到 1856 年（M. A. Castrèn），但鄂温克语直到 1929 年才获得官方的拉丁字母表。随后，基于伊尔库茨克地区的方言人为创制了一种书面语言。1937 年，西里尔字母取代了拉丁字母。1952 年，一种新的书面语言被创造出来，这次是基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方言。1931 年，第一本书面鄂温克语书籍出版。1932 年，第一本学习鄂温克语的教科书问世，主要基于 G. M. Vasilevič 的成果；到 1934 年，大约有 150 本用鄂温克语著成的书籍出版^②。

除了 Nedjalkov (1997) 和 Bulatova (1999) 之外，其他鄂温克语语法书和教科书将其描述得比实际情况复杂得多。1952 年重建的书面鄂温克语的最大缺陷是用于书写的字母不足。它在西里尔字母表的基础上加上了 H [ŋ] 和 Ѓ [γ]。j+ 元音由单个的俄语字母 я [ja]、ë [jo]、е [je] 等表示，这导致了一些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破坏了元音的和谐。因此，许多从事鄂温克语研究的学者（语言学家、口头文学专家或民族学家）会使用更合适的转写。例如，G. I. Varlamova (1986: 13—14) 更喜欢摆脱官方的书面鄂温克语，以便更加接近口语：她不仅用俄语 ю 表示元音后的 j，或用省文撇号表示辅音颤化，而且还拒绝使用俄语 x，用 h 代替，她用后缀 -da (我们在实地调查中遇到的正是这一点) 而不是用书面鄂温克语的后缀 -mi 表示动词的不定式。因为这种人为创造的书面文学语言不易理解，即使对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鄂温克人也是如此。

然而，尽管存在种种缺点，书面鄂温克语仍然在各级学校里教授，并被报纸、广播和电视所使用。

它在学校的教学^③往往是存在问题的。教师是来自乡村的年轻人，他们曾在俄罗斯大学学习过，但对书面鄂温克语的掌握程度不高，而且教科书中也没有足够详细的语法部分^④。有两种情况：1) 要么在家庭中长期不说鄂温克

^① 详细的描述可以在 Vasilevič 1963 中找到。

^② Bulatova-Grenoble 1999: 3; Nedjalkov 1997; Narody Rossii 1994: 416—419 et Vasilevič 1969: 767—770.

^③ 鄂温克语作为一门特殊科目授课，其余课程以俄语授課。

^④ 然而，在过去三年中，为编写包含语法内容的新教科书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至于广播节目，只有熟悉几种方言的老前辈才能听懂。

语，孩子们把书面鄂温克语作为一种外语来学习，其使用仅限于一些儿歌童谣；2) 要么父母仍然讲鄂温克方言，孩子在两种鄂温克语之间左右为难，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他在家里说鄂温克方言，但这种方言会让他在学校得到一个较差的成绩，另一方面是在学校学习的书面鄂温克语，但他的父母并不能真正理解。因此，孩子们只能独自面对这两种语言，最终选择俄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除非他去泰加针叶林地区生活）。在这两种情况下，孩子们都不学习书面鄂温克语。因此，他们无法接触到现代鄂温克文学，甚至可能放弃他们懂得的鄂温克方言。

传播书面语言的其他方式有书面报刊、电视和广播。广播节目和出版物在叶尼塞地区很常见，但在东部地区则非常罕见。例如，雅库特共和国^①是唯一一个播放广播节目（Gevan，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鄂温克语“黎明”，每天早晨六点播放）和电视节目（雅库特族和共和国其他四个土著民族共享，每周一次）的地方^②。要想对书面语言有足够的了解并加以运用，唯一的方法就是将其作为大学的专业来学习。

据消息提供者介绍，至少需要四年才能大致掌握书面鄂温克语的标准。知识分子捍卫统一的鄂温克语的理念，特别是面向其他民族时。然而，当他们（我的消息提供者们）相互交流时，他们很少使用书面鄂温克语作为方言间的交流语言。他们更喜欢将自己的方言与对话者的方言相结合。因此，只有那些不以鄂温克语为母语的知识分子才会将书面鄂温克语用作口头交流语言。他们是书面鄂温克语最坚定的捍卫者，也是最纯粹的捍卫者。他们试图从书面鄂温克语及其方言中清除所有外来词汇。例如，他们指责他们的学生“没有正确地说鄂温克语”（然而这些学生从出生就开始说鄂温克语），理由是他们说 *dorobo*（雅库特语对俄语“你好”的变形）而不是 *mèndu*^③，说 *buttunnu*（雅库特语 *bütünnü* “全部，所有”）而不是 *upkat*，这个词在鄂温克语的许多方言中都能找到。学生们感到被冒犯并反驳道，村庄里的人们已经这样说了几个世纪了。这种纯粹主义的另一个方面是用鄂温克语

^① 又名萨哈共和国，现在是俄罗斯境内最大的行政区，世界上最大的省级行政区，译者注。

^② 但许多村庄离首都太远，无法接收这些节目。

^③ 这个词被知识分子归类为叶尼塞的鄂温克语，但奇怪的是，它与传统的蒙古问候语 *mendee* 很相似！（字面意思是“健康！”）事实上，在大多数鄂温克方言中，“你好”被说成“讲述！”“你今天做了什么？”“你从哪里来？”。

的语言结构替换表示现代物品的外来词。目前，知识分子是唯一坚持这种做法的群体^①。

这种纯粹主义在多民族语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实上，在城市中，无论方言还是书面文学标准的鄂温克语，在面对其他民族时都被当作一面文化旗帜。它因此成为整个民族的身份标识，而在传统环境中，方言标志着地理子群的身份^②。但就目前而言，书面鄂温克语尚未发挥语言规范的作用，尽管很少有知识分子像鄂温克语言学家 Bulatova (1999: 3) 那样公开承认这一点。

尽管她意识到书面鄂温克语目前无法实现其目标，但鄂温克知识分子仍动员起来捍卫这一语言，原因有很多。首先，这些知识分子感到有责任把自己的语言从文化虚无中拯救出来。一个不使用自己语言的民族将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民族，这种想法在他们当中非常普遍。他们还意识到，由于抛弃传统的生活方式，方言形式的鄂温克语可能会消失，他们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确保向标准化、现代化和书面化的鄂温克语过渡，这使我们能够在城市化和多民族的环境中保持鄂温克人的身份。”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当今的书面鄂温克语无法很好地完成这种过渡。

其原因如下：1) 基础方言选择不当，而且语言适应性差；2) 书面鄂温克语采用的拼写规则不能准确、连贯地表述方言；3) 其教学和推广力度不够，且教学构思不清晰。此外，鄂温克人的口语思维根深蒂固，好似差异化的方言是日常必需的，以至于无法接受放弃方言而使用标准化语言的想法。

因此，书面鄂温克语仍然是一种精英语言，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使用。以鄂温克方言为母语的人对书面鄂温克语的定位有不同的感受：一些人认为它是另一种方言；而另一些人甚至不认为它是鄂温克语。这导致鄂温克人对《真正鄂温克语》的定位完全混淆不清^③。

综上所述，当代鄂温克语的现状如下。一方面：1) 鄂温克方言仍然非常活跃，尤其是在游牧生活环境，即使实地观察表明泰加针叶林地区的年轻

^① 在苏联的大多数本土语言中都可以看到这一运动。

^② 这种坚持方言多样性的功能之一是区分群体，这使得（在异族通婚社会中）能够找到盟友，与之进行联姻，从而确保社会的繁衍。在城市中，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所有鄂温克人团结成一个民族，在面对邻近民族时，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统一标准的价值，也是威望的来源（因为它是书面的）。

^③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经常遇到这种“真正”语言的概念，这一概念是从学校开始教授书面鄂温克语引入的。当学生们用他们的方言表达时，老师们会告诉他们：“你说的不是真正的鄂温克语。”

人使用的方言比他们的长辈更加简练；2）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们所熟知的方言数量大大减少，这使他们无法全面地了解自己的语言；3）鄂温克方言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很差，这导致一些人认为“如果要借用俄语词汇，不如直接讲俄语！”；4）俄语已成为民族间的交流语言，双语语言创新正在形成，从长远来看，这也许就是洋泾浜甚至克里奥尔语言现象的先兆。

另一方面，现有的书面标准构思欠佳、传播不力，以致各个鄂温克族群都难以理解。但是，它还被教给学校里的孩子们，到目前为止，这种学习的唯一结果就是促使孩子们放弃自己的语言。书面鄂温克语仍然仅是一种僵硬的文字，只有受过教育的人在使用这种书面标准。标准化、现代化的书面语言的想法得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希望保持和提升整个民族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为此，他们开启了修订书面鄂温克语的计划^①。

因此，当代鄂温克语仍处于演变过程中，从方言到书面标准的过渡还远未实现。虽然现在预判未来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鄂温克人（无论是知识分子、泰加针叶林地区的游牧者还是乡村的定居者）都珍视他们的语言，就像珍视值得尊重的民族身份一样。鄂温克人疑问道：“如果我们不再是游牧民族，又不懂自己的语言，那如何证明我们是鄂温克人呢？”鄂温克语是所有辩论和所有身份问题的核心，对于忽略了民族语言的鄂温克人来说，鄂温克方言显得十分复杂，而对于那些保留了民族语言的人，鄂温克方言则是其骄傲之源。在婚礼之时，老人们坚持认为有必要将祖先的语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传承下去，他们在祝福中总是重复这样一句话：“永远不要失去你的尊严，永远不要忘记你的语言！”

参考文献

- Bulatova (N.), Grenoble (L.)
 1999 Evenki, München, Lincom Europa, (Languages of the World/Materials 141).
 Castren (M.A.)
 1856 Gründzüge einer tungusischen Sprachlehre nebst kurzem Wörterverzeichnis,

^① 相比之下，雅库特人也面临着类似的困难。自萨哈共和国（雅库特，1992年）宣布成立以来，政府推出了回归方言的政策。今天，绝大多数人都讲雅库特语，但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一些俄语水平差的年轻人难以进入大学（俄语教学）。自新总统当选以来（2001年），俄罗斯化再次受到青睐。（个人观察，1994—2002年在雅库特的民族志学考察）。

- St.Petersburg.
Lavrillier (A.), Lecomte (H.)
2002 CD Chants rituels des nomads de la taïga, Paris, Buda Records (Sibérie, n°8).
Narody Rossii
1994 Moskva, Naučnoe izd. «Bolščaja Rossijskaja Enciklopedija»
Nedjalkov (I)
1997 Evenki,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Varlamova (G.I.)
1986 Frazeologizmy v èvenkijskom jazyke, Novosibirsk, Nauka.
Vasilevič (G.M.)
1958 Evenkijsko-russkij slovar', Leningrad, Nauka.
1963 «Drevnjie geografičeskije predstavlenia èvenkov i risunki kart», in Izd. vsesojuz.geogr.obščestva, n°4, 306—319.
1969 Evenki, it.2 (non publié), ms.

Dialects and Written Standards of the Contemporary Ewenki Language (Tungusic)

Alexandra Lavrillier

(Translated by Liu Tingting)

The Ewenki ethnic group straddles the borders between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 with the Ewenki ethnic group in China, the Evenki people in Russia, and the Khamnigan in Mongolia sharing identical cultural origins. The Evenki people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most scattered and diverse ethnic group in Siberia. They live in small groups across a vast territory ranging from the Yenisei River to the Sea of Okhotsk, and from the Arctic Ocean to the Amur River. They have borrowed various cultural elements, including linguistic elements from neighboring ethnic group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Evenki language. It first introduc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Ewenki ethnic group, analyzes the usage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Evenki dialects, the persistence of oral

mentality,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terary written Evenki, 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of Evenki language, which is in a state of flux. On the one hand, Evenki dialects are still very active with oral thinking deeply rooted, and Russian has become the communication language between ethnic groups, with bilingual linguistic innovation emerg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literary Evenki language suffers from poor conceptual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even various Evenki groups to understand,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dialect to written standard is still far from being realized.

Key words: Ewenki; dialect; written standard; nomads; linguistic innova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 第八辑 / 曲枫主编.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2025. 9. -- ISBN 978-7-5426-8832-3
I . D5-5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53FH944 号

北冰洋研究(第八辑)

主 编 / 曲 枫

责任编辑 /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41)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30 楼

邮 箱 / sdxsanlian@sina.com

联系电话 / 编辑部: 021 - 22895517

发行部: 021 - 22895559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 mm×1000 mm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21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8832 - 3/D · 677

定 价 / 88.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13917066329